



蒙德拉内大学



EDUARDO MONDLANE UNIVERSITY

语言、语言学与文学系

汉语文化与文学专业

翻译报告

题目：_____《亡者归来》的翻译报告_____

作者：_____李若- Leonor António Manganhe_____

学号：_____20222621_____

导师：_____冯倩倩_____

翻译报告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所呈交的翻译报告, 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 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 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 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翻译报告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关于翻译报告使用授权的说明

翻译报告作者完全了解蒙德拉内大学汉语文化与文学专业有关保留和使用翻译报告的规定, 即: 大学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报告的知识产权单位属蒙德拉内大学汉语文化与文学专业, 蒙大汉语文化与文学专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翻译报告的复印件和电子版, 允许翻译报告被查阅和借阅; 蒙大汉语文化与文学专业可以公布翻译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可以允许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本人签名: _____

日期: _____

导师签名: _____

日期: _____

摘要

本报告选取莫桑比克作家苏莱曼·卡萨莫的小说《亡者归来》（O Regresso do Morto）中三篇具有代表性的短篇故事进行翻译研究。该作品以莫桑比克危机时期为背景，通过十篇故事展现社会动荡与文化矛盾，其中，“死亡”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深刻象征着民族在苦难中的坚韧意志与重生希望。

本次翻译报告重点分析《亡者归来》《安吉丽娜，你将会死》及《已婚男士的婚姻》三篇故事，分别呈现年轻人赴南非矿区谋求脱贫困的普遍生存现象，战后时期女性所经历的艰难处境，以及蔗糖厂工低层劳动者反抗劳动剥削的斗争。

译者撰写本报告，旨在推广《亡者归来》这部作品，并促使更多读者接触和了解莫桑比克文学，感受这些融合了莫桑比克人民现实生活与坚韧精神的故事价值。于此同时促进中莫文化的交流。为实现此目标，译者在翻译中重点关注两方面：其一，尽力保留人物的原始情感，避免语言转换中情感细节的流失；其二，着力阐释莫桑比克文中可能不为中国读者熟知的特定语境，以确保译文清晰，易懂。

关键词：莫桑比克文学；文化差异；翻译方法；葡汉对比

ABSTRACT

Para a realização do presente relatório foram selecionados três contos representativos da coletânea “ O Regresso do Morto”, do escritor Moçambicano Suleiman Cassamo. Ambientada durante o período de crise em Moçambique, a obra, composta por dez narrativas, revela as tensões sociais e os conflitos culturais da época. A morte, é um tema recorrente em todo o livro, simboliza a resiliência e a esperança de renascimento de um povo que enfrenta adversidades.

A tradução centra-se nos contos “O Regresso do Morto” , “ Nglina, tu vai morrer” e “Casamento de um casado” , que abordam, respetivamente, o fenómeno de jovens que migram para as minas da África do Sul em busca de melhores condições de vida, as dificuldades vividas pelas mulheres no pós-guerra e a luta dos trabalhadores das fábricas de açúcar contra a exploração laboral.

Através deste relatório, a tradutora tem como objectivo, não só divulgar “O Regresso do Morto” mas também aproximar mais leitores da literatura moçambicana, fazendo-as descobrir o valor dessas histórias que unem realidade e resiliência do povo moçambicano.

Para cumprir com esses objetivos, na etapa da tradução , a tradutora priorizou os seguintes pontos: Preservar a emoção original de cada personagem, evitando que nuances sentimentais fossem perdidas na transição entre línguas. Tendo em conta as diferenças culturais entre a língua portuguesa e chinesa, a tradutora esforçou-se para explicar referências específicas da cultura moçambicana que podiam ser desconhecidos pelos leitores chineses, garantindo que o texto seja compreendido de forma clara.

KEY WORDS: Literatura Moçambicana; Diferenças Culturais; Método De Tradução ; Comparação De Português e Chinês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一、背景介绍.....	1
(一) 作品相关背景介绍.....	1
1. 创作背景.....	1
2. 作者介绍.....	1
3. 作品介绍.....	2
(二) 翻译目的与意义.....	2
1. 翻译目的.....	2
2. 翻译意义.....	2
二、翻译过程.....	3
(一) 译前准备与原文分析.....	3
1. 译前准备.....	3
2. 原文分析.....	3
(二) 翻译重难点分析.....	4
1. 翻译重点.....	4
2. 翻译难点.....	4
三、翻译方法.....	5
(一) 音译.....	6
(二) 直译.....	6
(三) 意译.....	8
1. 增译法.....	8
2. 减译法.....	10
3. 改译法.....	11
4. 语序调整法.....	12

四、翻译校对.....	13
五、总结与展望.....	14
（一）翻译总结.....	14
（二）主要收获与体会.....	15
（三）不足与展望.....	16
参考文献.....	18
致谢.....	19
附录A：原文.....	20
附录B：译文.....	26

一、背景介绍

（一）作品相关背景介绍

1.创作背景

本书创作于莫桑比克独立后的建国初期，国家刚走出战争阴霾，百废待兴，社会陷入全面困境。这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阶段，莫桑比克人民一方面需重拾民族文化与传统习俗，努力重建国家并重塑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葡萄牙殖民者撤离后出现的权力真空与文化冲击。

在此时代背景下，苏莱曼将本书视为记录国家文化冲突与身份焦虑的载体。他借由文字留存时代印记，为理解莫桑比克独立后文化重建的挣扎与探索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视角。

2.作者介绍

苏莱曼·卡萨莫是莫桑比克当代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于1962年11月2日出生于莫桑比克马普托市马拉夸内区。除作家身份外，他还是一位教授，拥有工程机械专业学位。同时，他是莫桑比克作家协会成员，并于1997年至1999年间担任协会秘书长。

目前，卡萨莫已出版多部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亡者归来》（O Regresso do Morto）。1994年，该作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学遗产代表性作品”。2008年，苏莱曼凭借其整体文学成就及对社会文化主题的深刻探讨，荣获莫桑比克文学最高荣誉——若泽·克拉维林哈文学奖。

他的创作风格深受巴西编年史家与短篇小说家（如达尔顿·特雷维桑、鲁本·丰塞卡等）的影响。其作品体裁涵盖编年史、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始终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与引人入胜的叙事，探索非洲传统、思想与文化身份等宏大主题。总之，他的文字兼具诗意与批判精神，不仅推动了莫桑比克文学的发展，也促使读者反思独立战争给民众生活带来的深远影响。

3.作品介绍

《亡者归来》是苏莱曼·卡萨莫的知名作品之一，于1989年在马普托出版，后被译介为法语，得以在更广范围内传播。作品聚焦于妇女、儿童、老人、蔗糖厂工人、矿工等多元弱势群体。其中，女性角色是其描写的重点。书中清晰地反映出，在当时的莫桑比克社会现实中，女性长期处于被忽视甚至被贬低的境地。即便国家已摆脱殖民压迫后，女性在社会结构中仍遭受着压迫，每日都在为证明自身价值而艰难挣扎。

总体而言，书中的每个角色都代表了所有经历后战争时代的普通人。读者通过阅读，不仅能深刻理解文化传统对个体的塑造，也能透过这些人物的命运，触及莫桑比克独立后社会重建的阵痛与希望。

（二）翻译目的与意义

1.翻译目的

翻译此作品是译者深思熟虑后的决定。译者不仅希望分享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期待读者能领略其独特的文学魅力，同时感受葡汉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与文化内涵上的差异。此外，也希望能借此鼓励读者探索其他莫桑比克作家的作品。

本报告亦旨在揭示战争所引发的饥荒、早逝、童婚等社会问题。这些都是值得关注、探讨并正视的现实。期望本报告能产生积极影响，促使读者——无论在莫桑比克国内还是更广阔的世界——思考并理解这些问题。总之，译者希望借此吸引更多人走进莫桑比克文学的世界，并参与到上述有意义的讨论之中。

2.翻译意义

翻译此作品的核心意义在于：第一，搭建文化桥梁，打破语言壁垒，使读者能从作家的叙事视角与译者的阐释维度出发，深入接触当地独特的传统习俗、历史记忆与社会语境；第二，引导读者在审美过程中，反思作品传递的重要信息；最后，冀望读者能通过本报告开阔视野，为今后接触更多多元文化背景的文学作品奠定基础。

二、 翻译过程

(一) 译前准备与原文分析

1.译前准备

为确保翻译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在正式开展翻译前，译者进行了多维度准备：

首先，译者以原文研读为基础，通过多次精读《亡者归来》，力求准确理解作者的意图，并深入把握作品的叙事逻辑、主题思想与细节特征，为后续翻译建立坚实的认知基础。

其次，译者系统梳理了背景信息，不仅探究了作者生平与创作背景，以避免因文化隔阂导致误译；还广泛搜集了与作品相关的评论、学术文章与论文，关注各方对作品的解读，从多元视角深化对作品的理解。

此外，考虑到作者的情感态度对传达作品精神至关重要，译者还搜集了可获取的作者访谈资料，借此把握其创作《亡者归来》的情感与意图。同时，译者研读了《葡汉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前学习增译、省略等翻译技巧，为方法论的选择提供理论支撑。

总之，通过文本细读、背景考察、资料搜集与学习翻译方法，译者力求确保后续翻译能精准传递原文的信息、情感与文化内涵。

2.原文分析

苏莱曼·卡萨莫的《亡者归来》是一部由十篇短篇故事构成的作品。每个故事都呈现了莫桑比克不同的现实图景与历史剖面。作者以沉郁的笔调，描绘了后独立时代深陷绝对贫困的莫桑比克人民所面临的日常苦难。

书中每个角色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负荷，其命运交织着死亡、爱情、饥饿、城市化、童婚、家庭暴力等深刻主题。尽管人物经历迥异，却因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而紧密相连。这些角色不甘为贫困所束缚，即便前路艰难，仍奋力追寻更好的生活。

苏莱曼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通过语言游戏并混合使用葡萄牙语与尚加纳语，强化了人物的情感表达，极具艺术感染力。他的作品尤其能使莫桑比克读者在其中观照自身民族历史，于苦难叙事中觅见抗争与希望之光。

（二）翻译重难点分析

1.翻译重点

本作品的翻译实践，核心聚焦于角色情感的精准还原与叙事语境的有效传递两大维度。作者在书中对角色情感的刻画尤为着力。故事虽以叙述者推进，但当角色亲自讲述个人经历时，文本语境会发生显著切换。以安吉丽娜的台词“这真的是生活吗？”为例，这句看似平实的话，实则承载着强烈的情绪张力。翻译此类细节极具挑战——既要让读者轻松理解句意，又需完整传递话语背后的深层情感，实现二者的平衡并非易事。

书中所有角色都带有强烈而鲜明的情感，因此，采用与情感基调相匹配的翻译策略至关重要。恰当的翻译方法能帮助读者迅速与作者意图传递的信息建立连接。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每句话都服务于角色塑造，尤其在角色自我叙述的段落中。翻译的重心不应是追求语法的绝对严谨，而在于全力还原角色的真实情感，这也是本次翻译需重点突破的核心。

2.翻译难点

在《亡者归来》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面临的挑战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其一，妥善处理原文中被省略的成分。原文存在多处成分省略，翻译时，如何精准补充被省略的内容，并选用使汉语读者顺畅理解的表达，是一大挑战。

其二，实现两种语言文化背景下的精准对等存在难度。作者的表达带有其语言文化背景下独特的习惯，稍有不慎便易出错。需指出的是，采用契合语境的翻译方法远超逐字逐句的机械转换，这要求译者在精通双语的基础上，深度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体系与民俗习惯。对于汉语专业学生而言，此项任务复杂度极高，必须系统掌握双语文化背景，方能保障翻译质量。

其三，处理原作者刻意留下的叙事空白是核心难点之一。这类空白并非叙事疏漏，而是经过艺术构思的创作手法，其处理难度高于显性信息的传递。在跨语言转换时，语言逻辑的差异常导致困境：直译可能使读者误解，补充解释又可能破坏留白的美学价值，最终难以精准传递其艺术效果。

其四，简化复杂句式结构极具挑战。葡萄牙语有其独特的语法特点，部分句子的连词使用不符合汉语表达逻辑。翻译时需在保留核心信息的前提下，删减冗余成分，这对译者的语言把控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而译者目前在此方面的认知尚存不足。

总之，上述难点分别对应着语义精准、文化适配、艺术还原、语言优化这几大核心诉求，均考验着译者的双语功底、文化认知与审美能力。后续将在“方法与技巧”部分，针对每类难点提出具体的解决路径。

三、翻译方法

葡萄牙语与汉语在语法结构和文化背景上存在显著差异。就语言结构而言，两种语言的语序与表达重点各有偏好：汉语偏向动词驱动，缺少动词往往难以完整达意；而葡语在某些情境下表达更具弹性，省略成分并不必然影响可读性。从文化层面看，二者的思维模式与象征体系亦存在差异：葡语文化侧重“情境化叙事”，常通过重复动作传递情感、放大情绪张力；汉语文化则倾向“逻辑化表达”，更重视清晰的叙事顺序和语义关联。此外，葡语中一些意象具有特定文化指向，在汉语中缺乏直接对应，因此需要借助翻译方法实现功能转换。

基于上述差异，译者主要采用了音译、直译、意译三大翻译方法，并综合运用了增译、减译、改译等翻译技巧。音译法旨在确保专有文化信息的保留；直译法旨在再现原文的句式结构、叙述节奏及作者有意设置的空白；在意译导向下，灵活运用增译、减译、改译等技巧，旨在实现原文与译文的信息等效，使其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与逻辑，从而促进读者理解。

(一) 音译

在翻译《亡者归来》过程中，针对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及文化负载词，译者采用了音译法，将中文里无直接对应表述的词汇，通过模拟原词发音转化为中文。此方法能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原语的语言文化特色，让读者借音译词感知原文的文化氛围。

原文	译文
(1) Capulana	卡普拉纳
(2) Cacana	卡卡纳
(3) Cipaio	希派
(4) Maguiguana	马圭瓜纳
(5) Xigubo	奇古布

翻译时，像 “Capulana, Cacana, Cipaio ” 这类词，虽然可尝试意译（如把 capulana 译成 “莫桑比克传统裹布”），但可能削弱词汇作为独特文化符号的价值，且容易因理解偏差导致错误。因此，译者选择保留原文词汇的语音特质，以音译呈现。

(二) 直译

在翻译时，直译是最常见且基础的翻译方法，其核心在于忠实再现原文的字面意义与表达方式，尽可能保持原作的结构、风格与情感特质，从而避免对内容产生偏离。

在文学翻译中，直译具有特殊价值，它不仅有助于呈现人物的语言特征，还能在处理作者有意保留“留白”时，保留原文未直接点明的情绪与悬念，使译文继续呈现原作的含蓄与张力。

(1) – Não chores, mãe. Eu não morri... Ela já havia desmaiado.

译文：妈，别哭。我没死”但她已经昏倒在他怀里。

在原文中，作者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法刻意留下叙述空白，核心目的是为读者提供想象的空间，使他们能够更深地沉浸在故事情境中。若翻译时过多填补这种空白，比如将“……”改为“话音未落但她已经昏倒在他怀里”，则可能破坏原文的叙事节奏与情感氛围。因此，为了保留作者的创作风格，译者选择直译法，在保留原文语势的基础上，使译文能够尽可能贴近原作的情感张力与叙事氛围。

(2) Deixa-me interrogado. Essas reuniões, alta noite, com gente estranha...

译文：心里总有些疑问。你那些深夜的聚会，与陌生人在一起……

在原文中，作者在句尾刻意留下空白，让读者意识到角色说出口之外，还有未表达的不安。为了保留这种写作方式，译者选择使用直译法，使读者能够直接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情感。这样的处理不仅延续了原文的悬念和情感张力，还为读者提供了想象空间，促使其主动弥补叙述中的空白，从而更深入地体会作品的风格与情绪层次。

(3) Um ano passou. O marido também começou com zangas.

译文：一年过去了。丈夫也开始发脾气。

在此例子中，译者采用直译法的主要原因在于，原文的成分、结构、语序在汉语中都能找到较自然的对应形式，无需要依靠其他翻译方法进行改写或重组。原文先交代“一年过去”再呈现“丈夫开始发脾气”其叙事关系十分清晰，因此译文基本沿用了原有结构。直译法的运用既保留了原文结构、顺序的叙述节奏，也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

(4) Ngilina pila. A sombra também pila. Ngilina para. A sombra também para.

原文：安吉丽娜春，影子也跟着春；她停下，影子也停下。

原文以“主体动作+影子同步”为核心结构组织句子，并通过动作的先后关系构成清晰的序列。由于这一结构在汉语中能够找到自然的对应形式，译者在翻译时采用直译法以最大程度保留其原有句式与动作逻辑。此方法不仅保持了原文动作推进的节奏，也使影子与主体之间的动态关系得以在译文中完整呈现。

(三) 意译

1. 增译法

葡萄牙语和汉语的语法规则存在显著差异。葡语基于其语法结构特点（如动词变位可暗示人称，上下文逻辑可支撑语义），常省略名词、动词等成分，但这并不影响葡语读者对句义的理解。然而，将这类句子译成中文时，情况则不同。汉语更注重语义的显性完整，若直接沿用葡语的省略形式，会因缺少关键成分而导致汉语使用者难以准确把握原意。

此时，“增词法”便成为协调两种语言差异的关键技巧。所谓增词法，并非随意添加词汇，而是在精准理解葡语原文核心语义的基础上，补充那些“葡语中隐含但未明示、汉语中必须有才能保证语义清晰”的成分。

1.1 增补主语（人称代词作主语）

(5) pôs a mala no chão

直译：把行李箱放在地上

增译：他把行李箱放在地上。

原葡萄牙语的句子存在主语省略现象，而在中文中，通常需要明确动作执行者以便符合语言的表达习惯。通过语境分析，补充人称代词“他”作主语，明确“放”这一动作的发出者，使句子逻辑完整，语义清晰。

(6) Achávamos que o teu silêncio significava que ainda reflectias

直译：以为你的沉默表示还在思考

增译：我们以为你的沉默表示还在思考

在原文中，“Achávamos”（我们以为）的主语是隐含的，若在译文中不明确指出动作的发出者，容易造成语义上的模糊。因此，在翻译时增补“我们”这一人称代词作为主语至关重要，这样不仅清晰点明了“以为”这一认知动作的发出者，还使译文的表达更加完整。

(7) Sigo atentamente a tua vida.

直译：一直在关注你的生活。

增译：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生活。

原句中的动词“sigo”虽然已包含第一人称的意义，但在汉语中，若不明确标出主语，句意会显得不自然。为使译文主语清晰、语义明确，翻译时增加了人称代词“我”。这一处理既强化了叙述的主题意识，也使译文读起来更流畅。

1.2增补动词

(8) Lá estava a sogra, aquela velha maldita – a dizer: tu, lenha; tu, água; tu, bilha na cabeça; tu, enxada...

直译：那个该死的老太婆直在那儿喊着：你，木头！你，水！你，水瓮在头上！你，锄头……

增译：那个该死的老太婆直在那儿喊着：你，去砍木头！你，去挑水！你，把水瓮顶在头上！你，去锄地！

汉语是注重动作表述的语言，标准表意通常依赖“主语+动词+宾语”的结构。此例若直译，因动作缺失而易导致理解障碍。为使译文符合汉语习惯，译者基于对原语境与逻辑的精准理解，补充了“砍”、“挑”、“顶”、“锄”等动词，使指令明确，译文完整。

(9) Bate-a por tudo e por nada. Com cinto que tem ferro, com paus, com socos, com pontapés,...

直译：他无缘无故就打她。用带铁扣的腰带、用棍子、用拳头、用脚……

增译：他无缘无故就打她。用带铁扣的腰带抽、棍子打、拳头砸、脚踹……

原文中的动词“bater”语义宽泛，可同时涵盖“抽、打、砸、踹”等多种打击方式。葡萄牙语通过介词短语（com cinto, com paus, com socos, com pontapés）来暗示不同的动作，而不需要在动词层面进行进一步的区分。然而在汉语中，若只翻译为“用腰带、用棍子、用拳、用脚”，虽然语法正确，但缺乏动作的核心与力度。为了使表达更加具体、生

动，译文增补了相关的动词，将原文中隐含的动作展现出来，从而使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暴力的节奏与冲击，增强语言的表现力。

1.3 信息增补

在文学翻译中，若原文的字面信息不足以使目标语读者清晰理解场景时，译者可采用增译法。该方法要求译者结合上下文，补充必要内容，且所增信息需严格遵循不改变原文核心语义的原则，仅用于消除理解歧义、丰富场景画面。

(10) Musés morreu na mina.

直译：摩西死在矿上了。

增译：摩西死在南非矿上了。

译者结合故事背景与上下文，增译“南非”这一地域信息，明确了“矿场”的具体位置，避免了读者因背景知识不足可能产生的歧义。

(11) Maria, sua nora, suspendera no ar o maço do pilão e dissera...

直译：她的媳妇，玛丽亚，曾把手中的研杵悬在半空，说道……

增译：她的媳妇，玛丽亚，舂玉米时曾把手中的研杵悬在半空，说道……

译者依据故事背景和工具用途，增加了“舂玉米时”这一动作背景。此细节并非原文表层含义，而是基于场景逻辑的合理补充，有助于读者快速融入故事情境。

2. 减译法

汉语与葡萄牙语在句法信息的呈现与结构上差异显著。葡语常依靠特定成分（如连词）来明确并列、时序等关系，若直接移植到汉语中，容易显得冗长生硬。此时，为避免破坏表达流畅性，译者会采用减译法，即在保留原文核心信息、逻辑关系和表意功能的前提下，删除汉语中不必要的成分，并通过重组、分句等方式，使中文表达更加自然流畅。

(12) A velha voltou-se, lentamente, e procurou o dono da voz

直译：老妇人缓缓地转过身来，并且寻找那声音的来源。

减译：老妇人缓缓地转过身来寻找那声音的来源。

原文中的连词“e”（和/并且）在翻译时被省略。依据葡语语法，并列两个动作需使用连词明确逻辑关系；然而在汉语中，保留“并且”会使语句生硬冗余。通过减译法将两个动作整合为连贯的动词短语，自然地体现了动作的先后与并列关系，既完整保留了核心意义，又使表达简洁流畅。

(13) pau-de-pião sobe, pau-de-pião desce, pau-de-pião sobe, pau-de-pião desce .

直译：木杵上，木杵下，木杵上，木杵下……

减译：木杵一下又一下地起落。

原文通过重复名词及相反动作营造节奏感。若逐词直译，译文会显得冗余且破坏流畅性。通过减译法，提炼为“一下又一下地起落”，“一下又一下”保留了反复的核心含义并契合中文习惯，“起落”则整合了“上、下”两个动作，使句子凝练且画面感强。

(14) Falava sempre do lobolo que o filho gastou.

直译：她总是提起儿子付的那笔彩礼钱。

减译：她还总是提起儿子付的彩礼钱。

在该例中，葡语原文包含关系代词“que”，其功能是连接主句与后置说明成分，将两个语义单元整合为同一个句。然而在汉语中，此类连接代词无实际表意作用，若直接照译，会使表达失去自然性，因此翻译时译者将其减掉，仅保留核心信息，使译文简洁流畅、并符合汉语偏向的表达意合特点，同时完整传达原文的核心意义。

3.改译法

在翻译实践中，运用改译法的核心在于突破字面直译的局限，精准定位源语的文化意图。需先识别原文中带有特定文化背景与象征意义的表达，分析其核心功能，继而在目标语中寻找功能对等的项，用目标语读者更熟悉、更易接受的表达替换原文化特有元素，确保译文在语气、情景及表达效果上与原文一致。

(15) Vais ser burro de carregar saco.

直译：你会成为背麻袋的驴。

译文：那你会当个苦力，背麻袋干活。

原文“burro”（驴）在葡语文化中常象征繁重体力劳动。中文里“苦力”一词精准地承接了“burro”的核心象征功能，既保留了“辛苦劳动”的含义，又符合中文读者的文化认知。

(16) trabalhar todo o dia do xicuembo parece burro de puxar nholo.

直译：一整天如拉犁的驴般干活。

译文：一整天如拉犁的公牛般干活。

在莫桑比克文化语境中，“burro”（驴）因常承担农活而成为繁重劳动的象征。然而，在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中，“拉犁”的代表性意象是“公牛”，这一认知已深入中文读者内心。因此，翻译时以“公牛”替代源语中的“驴”，既延续了原语“象征重活”的文化逻辑，又借助中文语境中的熟悉意象，增强了译文的画面感与表意精准度。

4.语序调整法

语序调整法是基于不同语言句子成分习惯位置的差异，在翻译时调整原文语序，使译文符合目标语表达逻辑的重要技巧。汉语的基本语序为主谓宾(S+V+O)，成分位置相对固定；葡萄牙语基础语序虽类似，但更为灵活，状语等成分常后置。

(17) viverei para essa luta.

直译：我将活为这场斗争。

调整：我将为这场斗争而活下去。

若按原文语序直译，译文生硬且产生理解障碍。为使句子逻辑贴合汉语表达习惯，翻译时调整为汉语中“为……而……”的常用目的结构，形成自然流畅的译文。

(18) como diria não, se lhe pertencia?

直译：怎么会说不，如果属于他？

调整：既然自己属于他，怎么能拒绝呢？

原文中后置的条件状语从句“se lhe pertencia”（如果属于他），在汉语中需转换为

前置的因果逻辑从句“既然自己属于他”。调整后的译文更符合汉语的表达逻辑，行文自然流畅。

(19) Os mortos, quando regressam, diziam...

直译：亡者归来时，人们总说.....

调整：人们总说，亡者归来时.....

原句采用“时间状语 + 主句”的结构，直译虽可理解，但在汉语中显得生硬，叙述重心不够突出。通过语序调整，将主句“人们总说”前置，使叙述主体先行，更符合汉语“先标明叙述者，再引出内容”的表达习惯。此调整使句式更加自然流畅，层次清晰，既保留了原义，也顺应汉语的叙事逻辑与语感。

(20) Que partirás um dia ,eu sei

直译：你终有一天会离开，这我知道

调整：我知道你终有一天会离开

葡语原句采用主谓倒装，将“你终有一天会离开”这一从句置于句首，旨在突出“离开”这一事实，强化语义焦点。然而在汉语中，此类前置从句的结构较为生硬，不符合自然表达习惯。因此译文调整为“我知道你终有一天会离开”，恢复汉语常见的“主句在前、从句在后”的语序，使句子流畅自然。

四、翻译校对

在撰写本翻译报告及进行翻译实践期间，我综合使用了豆包、抖音、Google Translate、Hanping Light四款工具，辅助完成复杂句式、拟声词及文化元素的翻译工作。各工具分工明确，相互配合，有效保障了翻译质量与连贯性。

豆包：作为核心翻译辅助工具，提供了丰富的翻译选项，便于根据文本语境进行精准调整。尤其在处理拟声词时，其提供的详细释义与解析视频，帮助我补充相关知识，确保中文译文能保留原文的“声音感”。

抖音：此平台对提升译文与汉语语言习惯、文化背景的贴合度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查询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表达与思维理念，我获得了鲜活的语言素材参考，有效避免了译文过度书面化，使其更自然易懂。平台内的翻译技巧分享也解答了部分具体难题。

Google Translate：主要用于支撑翻译初期工作，提供基础词汇与简单句式的译文参考，加快了前期进度。对于复杂句子，我会采用“中转译”方法（葡→英→中）以获取更精准的参考译文，并借助其建立对原文的初步认知。

Hanping Light：作为专业的汉语词典工具，它在快速查询词汇的正确用法（包括搭配、适用语境及具体含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确保译文语义准确、语法规范，弥补了其他工具在词汇精准度验证上的不足。

总之，这些工具针对性解决了翻译过程中的不同问题（如结构解析、文化适配、拟声词处理、词汇验证），并相互协调，形成了有效的辅助体系。它们不仅是翻译工具，也是本报告撰写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学习资源。

五、总结与展望

（一）翻译总结

本次《亡者归来》翻译报告的撰写与实践，是一次宝贵的学习经历。我深刻认识到，小说翻译绝非简单的语言转换，其核心挑战在于原文承载的深厚文化背景、独特地域习俗及隐性象征意义。这要求译者必须穿透文字表面，精准捕捉并转换这些核心细节，对跨文化理解与语言重构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为攻克上述难点，译者首先通过网络拓展语言文化知识，深入研究目标语文化；同时查阅相关文献，参考其他译者的实践方案。经过反复考量，最终决定综合运用音译法、直译法、增译法、减译法、改译法、及语序调整法，为化解双语文化差异提供了有效路径。

通过本次实践，我深刻领悟到：翻译并非一蹴而就的机械任务，而是需要耐心打磨、持续精进的过程。确保读者提供流畅的阅读体验，面对困难时必须主动克服，才能不断进

步。产出有效的译文，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至关重要。一方面，遇到知识盲区需主动通过网络检索、文献查阅等方式深入求证；另一方面，翻译前明确核心目的，能使译文方向更为精准。

此项目完成后，译者不仅深入掌握了多种翻译技巧的适用场景与实操方法，更提升了问题解决能力。本次报告撰写所付出的努力，将为后续翻译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二）主要收获与体会

学习一门语言已具挑战，而将所学转化为翻译实践，则是对个人语言能力与跨文化理解深度的严峻考验。必须明确，掌握一门语言的基础运用，并不等同于具备专业的翻译能力。本次翻译报告的实践，对我而言不仅是一项任务的完成，更是一段充满启发与成长的历程，使我对翻译的认知与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

通过此次翻译，我将文学翻译的理论认知转化为可落地的实战经验。此前对文学翻译的理解较为片面且停留在理论层面，直至亲身实践，才发现其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两种语言的差异中，守住原文的“文学灵魂”。

首先，我深刻体会到文学作品的翻译难点常藏于非通用词汇中。以叹词、拟声词为例，以往我常简单字面对应处理，而本次实践让我明白：这类词汇是原文情感与场景的浓缩符号，翻译时需全神贯注，既要在汉语的丰富表达中找到语义匹配项，更要保留其独特的感染力。疏忽这些细节，便会让原文的灵气消散。

其次，这次报告清晰暴露了我过往翻译中的核心不足，也为后续提升指明了方向。我曾将语法的“正确性”视为唯一目标，误以为句子无误便算合格。直至此次实践才意识到：翻译的本质是情感与思想的传递，若译文连自己都无法打动，更不可能引起目标读者的共鸣。基于此认知，我对所有生硬的译文片段进行了反复修改。然而，如何让译文兼具准确性与感染力，仍是我未来需重点改进的方向。

最后，通过本次实践，我深刻认识到翻译绝非单向的语言转换。译者需始终以双语表达需求为参照，通过持续对比源语与目标语，验证信息传递的正确性，确保作者的写作风格在转换过程中不被弱化或丢失。这一要求对译者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极高标准，不仅需要

保持严谨专注的工作状态，更需通过持续学习更新知识，以反复打磨的态度提升翻译质量。

总之，本次翻译报告实践有效提升了我的译文质量与翻译认知。未来我将秉持温故知新的态度，持续优化翻译能力。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其不断变化与更新，我将以此次实践为起点，朝着更专业、更精准、更具感染力的翻译目标稳步前行。

（三）不足与展望

通过翻译这部作品，我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之处。首先，在语体平衡的把控上存在明显问题：翻译人物对话时，总担心过度口语化会显得译文掉价、缺乏质感；而处理叙事部分时，又担心过于书面化的表达会让目标读者感到艰涩，消解其阅读兴趣。始终难以找到两者间的恰当尺度。

此外，“翻译腔”也是我需要着力改进之处，尤其在处理难点时，很难完全避免其出现。尽管翻译前我一直以“翻译是传达而非创作”的原则自勉，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难以完全摆脱源语结构的束缚，完美传达原作的精髓。

这些不足主要源于自身经验欠缺。作为首次翻译此类作品的译者，我在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存在空白。后续，我计划大量阅读同类型译作，学习优秀译者的处理方式，特别是他们如何解决语体平衡与翻译腔问题，以此填补知识空白，逐步提升翻译能力。

参考文献

- [1] Tinga, M. (2023). SULEIMAN CASSAMO - A OBSESSÃO PELA PALAVRA. Revista Indico. <https://www.indico-lam.com/2023/01/26/suleiman-cassamo-a-obsessao-pela-palavra/>
- [2] Costa, R. (2008). Regresso do morto: oralidade, memória e tradição constituintes da identidade nacional¹. Revista eletrônica de crítica e teoria de literaturas, 4(1), Porto Alegre.
- [3] 俞翔.葡汉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 [4] 王锁瑛,鲁晏宾. 葡萄牙语语法.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 [5] Wilss, W.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致谢

首先，我衷心感谢上帝在我求学之路上的指引与陪伴，从决定选修此课程直至本报告完成的此刻。

我谨向我的导师冯倩倩老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感谢她倾囊相授的知识，也感谢她始终乐于伸出援手。即便工作繁忙，她仍会挤出时间耐心解答我的疑问。在我知识储备有限时，她主动提供帮助并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在她的悉心指导下，我得以顺利完成本报告。

感谢张祺昌老师、印有顺老师一直以来的教诲与深切期望。这份信任是我不断突破自我、追求进步的重要动力。由衷感谢你们始终将学生需求置于心上，感谢你们的全心投入，在我们需要时，亦师亦友，给予支持。

特别感谢我的家人：父亲 António Manganhe、母亲 Elsin Macondzo，以及我的兄弟姐妹 Boaventura、Eduardo、Alda、Lídia。是你们的理解与鼓励，赋予我在生活与学业中勇敢挑战的勇气；是你们的关怀，支撑我日复一日坚持努力。因为有你们，我始终寻找着前进的方向。

感谢我的朋友 Haissa，感恩我们一直以来的相互扶持，那些深入的交流帮助我更清晰地看清前路。

最后，感谢在汉语学习旅程中遇见的每一位同学与老师。你们每一位都在我的成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愿我们毕业后，都能寻得心之所向的未来。

附录A：原文

“O Regresso do Morto”

Veio do poente incendiado, lá do fim do mundo, pelo atalho dos fundos. Foi no derradeiro canto das codornizes, no último voo da rola, a oração das rãs nos pântanos, a terra cobrindo-se de sombras e de silêncio.

Os mortos, quando regressam, diziam, trazem a cruz pesada da sua própria tumba dobrando-lhes a coluna. Porém, nunca ninguém os viu de regresso. E eis que este retorna. Uma pesada mala de chapa no lugar da cruz. Vem arrastando um par de botas sólidas, a poeira desenhando continentes nas gangas suadas, o olhar sem chama debaixo do capacete: se é que os mortos se cansam, devia estar muito cansado.

Pôs a mala no chão. E, ao endireitar a coluna, os ossos rangeram-lhe como os gonzos de uma porta velha. Era alto, os membros rijos um pouco arqueados – o que lhe dava maior estabilidade sobre o chão. Mirou a casa, atentamente. Uma lâmina pairou no ar como um raio e, em arco, fulminou um tronco. Uma mulher, entre duas palhotas, rachava lenha. Ao fitá-la, o fogo avivou os olhos mortos. – Hodi!

O vento devolveu ao poente a voz débil. – Hoooodii! – Fez novamente, com mais ar. O raio parou no ar. A velha voltou-se, lentamente, e procurou o dono da voz. Depois, os olhos esbugalhados, o corpo tremeu, o machado caiu. – Hoyo-hoyo – o Morto esperava ouvir tal saudação. Mas nunca ninguém desejou boas-vindas a fantasmas. Ela ficou ali espetada, o cabelo no ar e o peito sem ar. Sete anos antes, numa tarde igualzinha àquela, Maria, sua nora, suspendera no ar o maço do pilão e dissera: – Vem aí um homem. – É quem? – A peneira parara nos dedos da velha. Houve a habitual ndzava, a velha queixando-se das pernas e o homem lamentando a tosse, mas sem nada de grave.

– Musés morreu na mina – informara o recém-chegado, esforçando a voz. Soubera de amigos, ele trabalhava noutro “compound”.

Moisés, mafunda-djoni, uma mocidade vendida no contrato a sonhar com gramafone, roupas de valor, confortáveis mantas e ricas bugigangas, o pão de inigualável sabor, guardado dias sem bolor, a farinha dissolvendo-se na boca. Ainda pequeno, Moisés via no meio de grande admiração, magaiça desembarcando no comboio da Manhiça, as malas cheias, os olhos

brilhantes de orgulho. E o “País do Rand” começou a atraí-lo. – Não vou mais à escola – decidiu. – O professor bate muito. – Vais ser burro de carregar saco – sentenciava a mãe. – Burro não, mineiro. Estudar para quê? E acrescentava com os ombros cheios: - Volto com maçónica para varrer toda gente! Partiu aos dezanove anos sem dizer adeus. Nenhuma carta desde então. Chegada a notícia da sua morte, a família vestiu luto. É ainda dentro dessas roupas de dor que o Morto encontra a velhota. Há uma força que a magnetiza. Domada por tal poder, olhos rasgados e húmidos de emoção, avança, passo a passo, para o Morto. Os ossos fortes apertam-na num abraço. – Não chores, mãe. Eu não morri... Ela já havia desmaiado.

Ngilina, tu vai morrer

Assim é vida? Insultos sempre-sempre, trabalhar todo o dia do xicuembo parece burro de puxar nholo, muito purrada assim parece mesmo boi de puxar charrua. Chaga na bochecha, boca inchada, nariz arranhado, dentes partido, é vida mesmo? Assim não é vida, não. É melhor morrer mesmo. Morrer é mesmo bom. Tudo acaba, tudo. Sim valapena morrer... Mas é assim vida de mulher. Paciência... Só o xicuembo sabe...

Assim é maneira que Ngilina fala com o seu coração. Esse seu coração inchado no peito, pesado na garganta, a fechar a boca. Lágrimas caladas molham as faces. Ngilina limpa as lágrimas na sua capulana de xigueuepau com gravura de uma mulher forte no meio de milho. Tem pena sim. Ngilina ‘stá pilar parece máquina de moer farinha. O pilão faz dú, dú, dú. Espalha-se na quietude essa voz do pilão, quebra a paz que salta do sol detrás da palhota, a cair entre as copas das micaias vermelho parece tomate maduro.

pau-de-pilão sobe, pau-de-pião desce, pau-de-pilão sobe, pau-de-pião desce . O corpo da Ngilina também sobe, também desce. Parece vara verde é maneira qu’stá subirdescer.

Mas a pilar assim, olhos sempre no pilão, a bater sempre de maneira igual, muito muito Ngilina parece mesmo máquina de moer farinha. A voz do pilão foge para o mato. A sombra do pilão e da Ngilina cresce, fica comprida. Os seios pequenos na sombra são grandes mas só saltam um mucado só. Ngilina pila. A sombra também pila. Ngilina para. A sombra também para. Zombeteira, imita a Ngilina que esfrega saliva nas mãos. Esta e todas as outras sombras crescem silenciosamente, abraçam-se para dançar xigubo do pilão da Ngilina.

A noite vai chegar mesmo. O homem da Ngilina vai voltar. É preciso ferver ncancana depressa, botar amendoim. Ferver água, botar um mucado de farinha de milho que agora começou a peneirar. Esperar mucadinho. Mais farinha. Depois mexer com libôndzo até ficar wusua, servir e pôr na mesa. Não esquecer moringa de água para beber. Não esquecer piri-piri, água na bacia e toalha. Não esquecer nada mesmo, nada. Mas primeiro água no balde na casa de banho. Depois de ele banhar, ir ajoelhar com respeito e dizer: – Tatana, vai comer.

Agora falta mucado só. Ngilina acompanha a dança da peneira nos dedos com uma cantiga. Mas como cantiga assim parece choro de rola, parece lamento de xivambalana? Esta cantiga é mesmo choro de rola picando o coração da savana, gemido do coração inchado daquela minina. Mas porquê esta vida Ngilina? Ngilina tinha só d’zasseis anos quando o marido, um homem da idade do pai e gaíça na altura, reuniu com os pais na palhota grande.

Só depois dessa reunião ela soube que estava lobolada. Não queria. Mas o pai queria. Mandava. Ngilina nunca até ali dormiu com homens e nunca mais gostou desde aquele dia em que o marido a possuiu. Mas ele queria sempre, todos os dias. Como diria não se lhe pertencia? Acordava com dores na coluna, nas ancas, na cabeça, todo o corpo. Como diria qu'stou doente? Lá estava a sogra – aquela velha maldita – a dizer: tu, lenha; tu, água; tu, bilha na cabeça; tu, enxada; tu, panela de barro no lume; tu, pratos lavados... a chamá-la de preguiçosa, preguiçosa, preguiçosa todo o dia do xicuembo. Falava sempre do lobolo que o filho gastou.

Um ano passou. O marido também começou com zangas. Diz que Ngilina não nasce filhos. Não sabe porque a lobolou. Não é mulher. Bate-a por tudo e por nada. Com cinto que tem ferro, com paus, com socos, com pontapés, com tudo. Coitadinha, Ngilina, era uma minina xonguile mas agora ficou velha num só. Ngilina é xiluva que murchou.

O corpo dói, sim, mas dói é muito muito o coração. O coração 'stá inchado, vai rebentar no peito. Ngilina, tu vai morrer. Podia ir para casa, descansar sofrimento. Mas qual maneira se o pai comeu todo o dinheiro do lobolo no nthonthontho e no vinho do monhé da vila? Yotatanéé, é melhor não pensar nada.

Naquele dia, quando o marido voltou, a sogra fez queixa. Disse que Ngilina 'stava com um mufana no poço quando ia caretar água. Youé! Aquilo não foi bater não. Os dentes ficou partido. Quase Ngilina queria morrer, faltou mucadiiinho.

Ngilina acordou cedo. Pegou na corda e no machado. Parecia que ia na lenha. O sol encontrou-a no caminho. Chegou no mato andando devagarinho. Subiu no canhoeiro, amarrou corda no ramo e a outra ponta no pescoço. Depois largou-se no ar e ficou a lengalengar. Morrer é fácil. É mesmo bom. Ngilina dorme o sono de xiluva no meio da selva. Ngilina foi xiluva que murchou.

No mato, os bichos lutam e amam. O choro da rola é choro de verdade mesmo. E todos os outros bichos do mato vão também chorar Ngilina. Ela tem agora o pescoço na corda tesa. Embora os olhos muito abertos dorme o sono de nunca acabar. Nunca, nunca mais.

Tem pena sim.

Mamanôô. Youé.

Casamento de um casado

Certa vez, a família Macie reuniu. O velho Macie, a capulana a subir até aos joelhos juntos, as costas a confundirem-se com a parede de barro, fumando cachimbo; e a velha Nguanasse, ar submisso, olhos no chão, com casca de cana-doce riscando o chão, esperavam o filho...

Lucas Macie, um operário na açucareira, chegou suado nas gangas de trabalho. Alto como o pai, era, para a sua idade, demasiado sério. Dobrou a coluna ao entrar na palhota e sentou-se num banco tosco, expectante.

– Lucas – disse o velho pigarreando depois de chupar o cachimbo – chamámo-te para trocar ideias. Eu e tua mãe esperávamos de ti qualquer coisa... Achávamos que o teu silêncio significava que ainda reflectias. Esperámos, esperámos... nada! Sigo atentamente a tua vida. Deixa-me interrogado. Essas reuniões, alta noite, com gente estranha...

A barba cerrada, denso feixe de cinzas, enfatizava as palavras. – Mas tudo isso, meu filho, não é o que nos preocupa. Não nos metemos nisso. O que nos reúne é que... já és homem. Nós – apontava a esposa com a boquilha do cachimbo – já não temos energia, aguardamos a cova.

O velho chupou longamente o cachimbo, os olhos pirilampando no fundo escuro das órbitas. – Como dizia, já és homem, Lucas. Ela - continuava apontando a mulher – precisa de alguém que a ajude. Entendes?...

Lucas assentiu, com a cabeça. A mãe riscava ainda o chão, quieta que nem sombra. – Que dizes? Todos aqueles que contigo fisgaram os pássaros, apascentaram o gado, já se casaram. – Sim pai, eu sei. A voz do Lucas era pausada, mas firme. – Casar era também meu desejo. Nunca deixei de pensar nisso. Mas esta vida é esta vida... Vocês nasceram num tempo, eu noutra. Mas do vosso ao meu, nada mudou. A mãe deixou de riscar o chão e fixou o filho. Mais espantada do que desazonatada: onde tinha ele aprendido aquelas falas?

– Seria bom ter um lar. Mas é o mesmo que semear no capim. Os meus filhos não seriam meus. Arrancá-los-iam do mesmo modo que se arrancam os filhos à papaieira. Recordem o mano Jonasse. Para onde o levaram? O que fizeram dele? Não foi para São Tomé, no chibalo? Os olhos da mãe ficaram húmidos e, trémulos, os dedos procuraram a ponta da capulana. – Desculpe, mãe. Não queria falar assim – disse com brandura. E, duro, para o velho: – Pai, já estou casado. Casado com a luta dos trabalhadores da Fábrica. – esclareceu – O açúcar que produzimos é amargo. Há tanto sofrimento em cada cristal. Pai, viverei para essa luta.

Os olhos, fundos e distantes no chupo do cachimbo, reencontraram no fio de fumo o fio de um pensamento. – Que partirás um dia, eu sei. E dirigindo-se à esposa: – Deixemo-lo. Bebeu dos antepassados seu sangue de guerreiro. Somos sangue de Maguiguana. Mouzinho venceu. Tiraram-nos a terra e o gado. Isso aconteceu faz tempo. Isto é, antes do comboio a lenha do Makalanhana. Mas o sangue guerreiro ainda corre. Lucas não é nosso, vai nos deixar. Irá juntar-se aos outros, em luta. Mas antes, filho, queremos um neto. Se não deixas semente, e morrendo por lá, quem nos irá continuar? Filho, são os teus velhinhos que to pedem: um neto, um continuador.

Lucas não respondeu, olhos pensativos.

– Que tal uma companheira? Há boas raparigas por cá, gente da terra.

Lucas continuou calado.

– Que tal a Maria, a filha do Macaringue?

Lucas olhou o pai com espanto: como é que o velho sabia da sua amizade com a Maria?

Depois daquela reunião, as coisas entre Lucas e Maria começaram a andar com novo ritmo. Pouco depois, ela teve “barriga”. Assim o exigira o velho Macie, para garantia de que a futura nora continuaria o seu sangue.

Foi precisamente no dia do casamento, essa grande festa da terra que um carro veio derrubando mandioqueiras. Lucas Macie cingia a noiva e viu o carro a chegar. Um polícia e três sipaios dirigiram-se ao par.

– Desculpa, Maria – disse ele. – Não sabia que seria logo hoje. Cuide do nosso filho. Já algemado, sereno, Lucas explicou à multidão: – É do meu primeiro casamento: lutar pela nossa terra!

附录B：译文

《亡者归来》

他从燃烧的西方归来，从世界尽头的幽径走来。那是鹤鹑最后的鸣唱、鸠鸽的最后飞行里、沼泽中青蛙的叫声，大地开始被阴影与寂静所覆盖

人们总说，亡者归来时，会背着自己坟墓的沉重十字架，压得脊梁弯下去。然而，从未有人亲眼见过亡者真正归来——直到他出现。身上不再是十字架，而是一只厚重的铁皮箱。他拖着一双结实的靴子，满汗湿的裤腿上，尘土画出了大陆的模样；头盔上，他的眼神毫无神采：要是亡者也会累，那他肯定累到了极点。

他把行李箱放在地上。直起身时，全身骨头发出了“咯吱”的声响，像老旧木门的合页在转动。他个子高大，四肢结实而微微弯曲，这让他在地面上站得更加稳固。他仔细地盯着那座房子，突然，一道闪电般的光在空中划过，劈倒了一棵树。旁边在两个茅屋中间，一个女性正在劈柴。当他的目光落在她身上时，那双本来无生命的眼睛又燃起来了：“有人吗？”他开口喊道。风把他微弱的声音吹回了西方：“有人吗？”他又喊了一声，他用尽全力再次喊道声音大了一些。

闪电突然停在半空中，老妇人缓缓地转过身体来寻找那声音的来源，接着，她的眼睛猛地睁大，身体颤抖，手中的斧头掉落在地上。“欢迎”，“欢迎”——这就是亡者期待听的回应，但从来没有人欢迎过幽灵的到来。

她僵在原地，头发竖起，胸口闷得喘不上气。七年前的一个午后，她的媳妇，玛丽亚，舂玉米时曾把手中的研杵悬在半空，说道：“有人来了，是谁？”那时，老妇人也停下了手中的筛子。接着是常见的寒暄——老妇人抱怨腿疼，来人则叹着气说自己咳嗽，但都不是什么大事。

“摩西死在南非矿上了。”来人艰难地说道，他从朋友那儿听来的。摩西，曾在另一个矿区工作。

摩西，一个新手矿工，因为梦想着吃到那个入口就化的美味面包，拥有留声机、漂亮的衣服和温暖的毯子，便将自己的青春卖掉。还小的时候，摩西就满怀敬佩地看着那些在

曼希萨火车上下来的矿工，行李箱满满当当，眼睛里闪着骄傲的光。从那时起，“兰特之国”（南非的别称）就开始吸引他：“我不上学了。”——他下了决心：“老师总是打人。”“那你会当个苦力，背麻袋干活！”母亲断言道。“我才不当苦力，我要当个矿工，读书有什么用呢？他耸了耸肩膀补充道：“等我带魔力回来，我会把所有人扫清！”十九岁那年，他没告别便离开了。从那以后一份信再也没寄过。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家人都穿上了丧服。正是穿着这件表达痛苦的衣服时，亡者遇见了老妇人。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她，被这股力控制，湿润的眼睛里满情绪，一步一步朝他走过去。接着，那结实的臂膀紧紧抱住了她。“妈，别哭。我没死”……但她已经昏倒在他怀里。

安吉丽娜，你将会死

这就是生活吗？无休止的辱骂，一整天如拉犁的公牛般干活。脸上是伤口，嘴巴肿得老高，鼻子被划破，牙齿也掉了几颗——这真的是生活吗？这根本不是生活。还是死了好，死反而是一种解脱，死了，一切都会结束了。是啊，也许死才是值得的……但女人的命就是这样，只能忍耐。只有上天知道我的苦。

安吉丽娜就是这样对自己的心说话，她那颗在胸中肿胀的心，在喉咙沉，堵得说不出话。无声的泪水一滴一滴把她脸湿润。她用自己的卡普拉纳擦干眼泪——上面印着一位在玉米地里劳作的坚强女人，实在可怜。安吉丽娜舂着玉米，像台磨面的机器一样。木杵起落之间发出“咚、咚、咚”的声响。那声音在寂静的午后传开，打破了草屋后的宁静。太阳正缓缓落下，光线穿过红得像熟番茄的树冠，洒在她的身上。

木杵一次又一次地起落，安吉丽娜的身躯也跟着木杵的节奏升降，柔软而有力，像一根被风吹拂的青枝。

她这样舂着，目光始终落在臼中，动作不急不慢，一次又一次，节奏几乎没有变化。她真像一台磨粉的机器一样。木杵的回响似乎逃进了树林，舂米的影子在地上拉长。她那瘦小的胸部在影子里变得挺拔了一些。安吉丽娜舂，影子也跟着舂；她停下，影子也停下。那影子仿佛在戏弄她，模仿她将唾液抹在手上继续干活。所有的影子都在悄悄延伸，相互依偎，跳着安吉丽娜臼杵“奇古布舞”（莫桑比克传统刀舞蹈）

天快要黑了，安吉丽娜的丈夫也快要回来，得赶紧煮卡卡纳（一种当地苦味野菜）放进一点花生粉；烧开水，加入一下玉米粉，等几分钟，再加一点粉，然后用木勺搅拌，直到变得浓稠。然后端出来，摆上桌。不能忘了水壶、辣椒，洗手的水盆与毛巾。什么都不能忘记。但先还得提一桶水到厕所里，让丈夫洗澡，等他洗好后，她要跌下恭敬地说：主人，吃饭吧。

一切准备就绪，只差一点。她筛着面粉，手指轻巧地晃动着筛子，嘴里哼起一首小歌。但这歌听起来不像歌，更像是悲鸣。那声音像斑鸠的哭泣，又像受伤的鸽子哀号。那不是歌，是心底的哭声，是草原深处的呻吟，是一个年轻女人被压抑灵魂的低泣。可为什么安吉丽娜要过这样的生活？安吉丽娜那年十六岁当她的丈夫，一个比她父亲还年长的矿工和她父亲在大茅屋里商论了关于婚事。

直到那次商议，安吉丽娜才知道了她被许配。她不愿意，可父亲答应了，并强命她接受。年仅十六岁的安吉丽娜以前从来没有与男人同床过，自从她丈夫强迫她之后，安吉丽娜就失去了对男人的兴趣，但她丈夫却日日索求。既然自己属于他，怎么能拒绝呢？每天起床的时候，安吉丽娜都浑身酸疼——背疼、髋疼，头疼，整个身体都疼。但能怎么说自己生病了？那个该死的婆婆一直在那儿喊着：你，去砍木头！你，去挑水！你，你，把水瓮顶在头上！你，去锄地！你，去做饭！你，去洗碗！每天不停地骂她懒惰，还总是提起儿子付的彩礼钱。

一年过去了，丈夫也开始发脾气。他说安吉丽娜不生孩子，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娶她，不算女人。他无缘无故就打她，用带铁扣的腰带抽，棍子打、拳头砸，什么都用上。可怜的安吉丽娜，原本是个很美丽的姑娘，如今却一夜衰老了，她成了一朵枯萎的花。

身体的痛苦她忍着，可是心里的痛苦更深，心肿得像会在胸口里炸开。安吉丽娜，你会死的。本来可以回娘家，离开这痛苦的生活。但怎么可能，父亲早就把彩礼的钱花在白酒上。唉，还是别想这些了。

那天，他丈夫回来的时候，婆婆恶意地告她的状，说安吉丽娜在井边跟一个男人一起说笑。唉，完了。那天安吉丽娜迎来的不仅是殴打，近乎摧残。她的牙齿都被打碎了，整个人陷入濒死的边缘。

第二天，她早点醒来，拿起绳子和斧头，假装要去砍柴的样子。太阳升起的时候，安吉丽娜还在路上，她慢慢走进森林里，爬上了一个高大的树，把绳子一端绑在树枝上，另一端套在脖子上，然后松开手，让身体悬在半空中。死原来这么容易，死真是一种解脱，安吉丽娜在森林里安静地睡去了，她终于成了那朵凋谢的花。

在森林里，动物们依旧争斗又相爱。斑鸠的哀鸣在林间回荡，它成了真实的哀歌，所有丛林里的动物也将会为安吉丽娜悲泣。此刻她的脖子被绳子紧紧的勒着，尽管她身体的双眼圆睁，灵魂却已沉入了永恒的长眠，永不复醒。

天呢，好可惜。

已婚男士的婚姻

有一次，马西一家聚在一起了。老马西，穿着一条长及膝盖的卡普拉纳，背靠着泥墙抽烟斗；老妇人恩瓜纳瑟则低着头，目光一直落在地上，手里拿着甘蔗皮在地上划来划去，她们静静地等待着儿子的到来……

卢卡斯·马西，一位糖厂工人，穿着工作服汗流浹背地来了。他像父亲一样高大，但对于他的年龄来说，显得额外严肃。他弯腰走进茅屋，坐在粗糙的长凳上，静静等待着。

“卢卡斯，”老马西吸完烟斗后清了清嗓子说道：“我们叫你来是想和你谈谈。我和你母亲对你抱有期望……我们以为你的沉默表示还在思考，等好久……却一无所获！我一直在直关注你的生活，心里总有些疑问。你那些深夜的聚会，与陌生人在一起……”。

浓密的胡须下，烟斗的灰烬像是强调着每一个字。“但这些，孩子，并不是我们担心的。我们不管这些，反正你是个成年人了。你看，孩子，”他用烟斗嘴指妻子——“我们已经没有力气，只等着入土。”

老马西又长长吸了一口烟斗，目光沉浸在烟雾里，继续说道：“正如我刚才说的，卢卡斯，你已经是成人了。”接着他又指妻子，“她需要一个帮手。你明白吗？”

卢卡斯点点头。母亲仍然像影子一样安静地划着地板。“你怎么想，所有那些跟你抓过鸟、放过牛的朋友早就结婚了。”

“爸，我知道。”卢卡斯说话的声音沉稳而坚定。“结婚也是我的愿望，我从来没停过思考这件事，但是，这就是生活……你们出生在一个时代，我出生在另一个时代，却从你们到我的，一切都没改变。”母亲突然停止划地，抬起眼睛看着儿子，眼中更多的是惊讶而非失望：他这些话，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

“拥有自己的家固然好，可那就是白费功夫，我的孩子终究不会属于我。他们会被夺走，就像从木瓜树上摘走果实一样。你们还记得乔纳斯哥哥吗？他被带哪里去了，他们对他做了什么，不是被带去圣多美做苦役吗？”

母亲的眼睛湿润了，正发抖的手指捻着卡普拉纳的边缘：“对不起，妈，我不想这样说。”他温柔地说道。然后他转向了父亲，语气变得坚定：“爸，我已经结婚了。我与工厂工人的斗争为一体。”他解释道。“我们生产的糖是苦味的，每一粒晶体里都承载着太多痛苦。爸，我这一生，都将为这场斗争而活下去。”

他深邃的眼睛盯着烟斗，在烟雾中重新找到思绪的线索。“我知道你终有一天会离开。”他向妻子说：“就让他去吧。他身上流着祖先的战士之血，我们是马圭瓜纳的后人，莫西尼奥赢了，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土地和牲畜。虽然这件事已经发生很久了，甚至早于运输木柴的火车的出现，但是战士的血依然流淌着。卢卡斯不是我们的人，他会离开。加入其他人的战斗。但在此之前，儿子，我们想要一个孙子。如果你不留下后代，在那里死去谁会延续我们的血脉呢？孩子，是你的长辈在求求你。给我们一个孙子，一个继承人。”

卢卡斯没回答，眼神若有所思。

“那找个伴侣怎么样？这里有很多好姑娘，都是本地人。”

卢卡斯依然沉默。

“马卡林吉家的玛丽亚怎么样？”卢卡斯惊讶地望着父亲：父亲怎么知道他和玛丽亚的友谊呢？

从那次面谈起，卢卡斯和玛丽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没过多久，玛丽亚怀孕了。老马西是如此要求的，为了确保未来的儿媳能延续他的血脉。

就是在婚礼当天，村里的大庆典时，突然有一辆车闯了进来，撞倒了几株木薯。卢卡斯正抱着新娘，看到那辆车停下。一个警察和三个希派（印度士兵）走向他们。

“对不起，玛丽亚。”他说。“我没想到是今天”，你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被铐住的卢卡斯平静地向众人解释道：“这是我第一次婚姻的使命，为我们土地而战。”